

青石板上响彻的悦耳的脚步声,从岁月尘埃里漫上来。回忆里透着土香,是童年的味道。一串细微的咳嗽声,隔着低矮的木门,在炉膛深处闪亮。蔓生的杂草,早已绕上了台阶,一些粉绿的虫子在草尖跳跃、鸣唱抑或沉思。它们甚至一动也不动,仿佛沉迷于一个季节的相思。——摘自《老街岁月》



副刊

吊筐

董国宾

童年遗落在遥远的村庄里,一回头,快乐的白杨飞絮,似乎还满村子里飞着。路上和水塘里,都铺满了一层白色的绒毛。没有童车,没有布老虎,没有电子手枪,一个精致的玩具都没有。一枚飞叶,一个瓦片,几个“毛毛虫”,却能让我高兴地玩上半天。简朴的乡村,贵重的东西难觅踪影,但好玩的还真不少。那样的时光里,我的童年快乐得像一只陶醉的小蜜蜂。

欢乐的童年里,让我充满甜蜜和难以忘怀的,还有爷爷的吊筐。

一只陈旧的吊筐,被一根细绳挂在沾满烟尘的房梁上。那是爷爷的吊筐,亦是我心中的宝贝。

爷爷的吊筐里,时常会有几块糖,或一把花生,或两个柑橘,再就是几颗枣子。虽然不多,却能塞满我的小手。光着脚板走出爷爷的院门,温温的地面,会让我感到一阵暖意和轻快。

一天在水塘边玩耍,母亲给我做的布沙袋,不慎滚了进去。我急得直哭,可又没办法捞出来,极不情愿地被爷爷领回了家。爷爷慢慢取下挂在房梁上的吊筐,把里面仅有的几个核桃递给我。核桃既能吃,又能玩,比布沙袋强多了。我瞥了一眼陈旧的吊筐,突然破涕为笑,心想,爷爷的吊筐真好。

那天放学,我挎着书包直奔爷爷家。爷爷正在扫院子,还没稳住脚步,我忙不迭掏出课本,指着上面一串黄灿灿的香蕉问爷爷,香蕉一定又香又甜

吧?爷爷紧皱了一下眉头告诉我,香蕉产在南方,很贵的。没等爷爷多作解释,我径直闯进屋里,目光在吊筐上扫来扫去。爷爷的吊筐从房梁上垂下来,发着油腻腻的光,似乎有一点晃动。我在想,吊筐里会不会有香蕉呢。第二天放学回家,我一推门,就直愣愣地盯住爷爷的吊筐。没想到,爷爷真的从里面拿出了香蕉。虽然仅有三根,却足以让我兴奋异常。

不久爷爷的吊筐坏了,一整天我都沮丧地垂着头,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,后面靠近水的地方,生长着一丛丛荆条。为了让我开心,爷爷急忙把这些荆条割来,去皮晾晒,亲手编了几个吊筐。爷爷只留下一个,其余的送给了邻居。爷爷是编吊筐的好手,家里背篓之类的条编用具都出自爷爷之手。吊筐类似于眼下的冰箱,既防腐,也防鼠。家里有什么特别的嚼货,都放在里面。悬于通风处,里面的东西可多放一两日,耗子也难以得手。那时的乡下家家都有,悬挂在从房梁垂下来的挂钩上。我最喜欢爷爷的吊筐,它神奇、诱人,总能奇迹般地变出一些向往和梦境。

有了新吊筐,我没着没落的心踏实和明快起来,我的童年又有了乐趣和色彩。爷爷今天从吊筐里拿出一小把葵花籽,明天取出几个甜米团,还有山楂片、菱角米、小香瓜……这些东西爷爷从不舍得吃,专给我留着,大多时候还

送与别家的小孩子一起分享。还有一次,爷爷笑呵呵地取下吊筐,以为又有什么好吃或好玩的拿给我,没想到,我接过来的却是一本小人书。那是一本关于雷锋叔叔的小人书,怕老鼠嚼坏了,爷爷把它藏在了吊筐里。见我指指点点看得痴迷,爷爷在一旁抿着嘴笑。

我在院子里玩耍,忽然奶奶的嘀咕声从屋里传出来。奶奶劝爷爷,今年收成不好,要断粮了,不行就把烟戒掉吧。爷爷常年抽烟,一时难以戒掉,就出去捡烟头。我拿着一盒香烟送给爷爷,爷爷一下子愣住了。得知真相后,抚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。还说,这孩子将来一定孝顺。那香烟是花9分钱买的,我谎称买铅笔和练习簿,找父亲要了1毛钱。

这是以前的事情了。如今,我们已长大成人,都有了固定的工作,生活愈发好起来,爷爷却离我们而去了,他的吊筐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。



姐姐明天要嫁人

李亚敏

“姐姐明天就要嫁人啦,她就要有自己的家……”,哼着这首张楚的老歌,心也被染上了忧伤的颜色,从听到姐姐要结婚消息的那一刻起,心头便坠上一块沉重的石头,并非吝啬自己的祝福与期望,只是太多太多的未知与风险,让我难以放松自己的心情。



姐姐是办公室的一位同事,娇小柔弱如一株含羞草,细腻温婉如小家碧玉,一位动不动就要借我的肩头哭泣的丫头,如今却要远嫁到千里之外的异乡,为了一份网络虚拟世界的情缘,陌生的面孔,全新的环境,孤身在外的她能否应付这个未知的世界,全然没有一个理由让人能够放心她的离去。

姐姐本是单位里的“红人”,曾经的打工生活练就她一身本领,一双灵巧的手在键盘上翻飞,电脑前工作时让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,连最挑剔的局长都说看她打字是一种享受,加上她平和谨慎、真诚善良的性子,让机关里大大小小的人群都对她的竖起大拇指,姐姐的离去,不知会让多少人怅然嗟叹。

姐姐是那样低调而与世无争地生活着,然而姐姐的婚事却是大家公开或私下议论的一个主题,因为小城的生活节奏总是那样单调而乏味,女子稍待闺中,未及婚嫁,便要被迫接受大家的“关心”,最初姐姐被轮番“轰炸”着去相亲,然而老天不遂人愿,因为有着对感情的认真与执著,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总是一路错过。

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,姐姐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红舞鞋,只是王子被她悄悄隐匿在心底,热心的人们纷纷指责,办公室里同事们为姐姐的终身而操心费力,有谁知姐姐已经将自己的感情层层包裹投递到远方,任凭局外人为此事内忧外虑。

姐姐还是那个姐姐,毫无怨言的承担着比别人多几倍的工作量,依然做得那么出色,只是姐姐的感情已变成一个谜,没人能够猜透谜底,姐姐在日渐消瘦,就像李清照词中的卷帘西风人比黄花之态,全然不像一个恋爱中的宝贝,她依然时不时借来我的肩头哭一场,只是关于原因讳莫能及。

在她即将离去的前一周,姐姐终于将谜一般的爱情晾晒在阳光下,换来是意料之中的轩然大波,与所谓过来人的或平和或激烈的反对,然而一向脆弱的姐姐此刻变得意志坚定,大家在嘈嘈杂杂中突然清楚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现实,因为姐姐已经决定,毕竟婚姻是她一个人的事情。

无人的时候,姐姐在我耳边抽泣着说,为什么收不到大家送给她祝福,我说,因为你是人们心目中的公主,谁都希望你快乐而安逸地享受幸福,而不必承受想像之中的磨难与挫折,婚姻里不只包括爱情,还有着太多太多感情之外的干扰与困境,只有用坚强的意志与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你那份等待数百日,跨越上千里的婚姻,在常人眼中,你的幸福看起来遥不可及。

姐姐明天就要嫁人啦,我像往常一样赠给她阳光灿烂的笑容与祝福,有谁知道,昨夜我曾在潮湿的梦里哭泣。

行走的母愛

高勤

52岁的四川涪陵马武乡兴隆二组的沈孝莲大娘,从涪陵到重庆探望以收破烂为生的儿子,这是她第一次从涪陵到重庆主城。在重庆住了几天之后,发现重庆主城的物价太贵,吃一次饭的钱,能够抵上她在家生活好几天。于是,她决定早点回家。临走时,为了给儿子节约车费,她同隔壁邻居打了一声

招呼后,就一个人踏上回家的路。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她却徒步走了18天。

我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读完这篇报道的,沈孝莲大娘身上所体现出的宽广如大地,浩瀚如星空的母爱,让我的心灵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的震撼。因为这种近乎令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爱,几乎让我潸然泪下。从短短几百字的报道里,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沈孝莲大娘历经的艰辛,只知道她根本不熟悉路,直到第三天才发现方向反了,路走错了。在这18天里,她晚上住涵洞,饿了到农户家讨点稀饭吃。脚上穿的解放鞋早已磨穿,几个脚趾都露在外面。最后在离家10公里的地方,才在高速公路执法队员的帮助下回到了涪陵。

眼前的文字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读大学时,邻班的一个老乡同学,家境一贫如洗,其母亲是靠拾破烂积攒一点少得可怜的钱,供他上大学的。每学期家里只能给上很少的零用钱。因那时我们上的是师范大学,不仅学费是免收的,每月国家还发给二十多元的伙食补助费。这在当时鸡蛋只卖六七分钱一个的物价环境里,尤其对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同学来说,已是天文数字了。大学四年,我的这位老乡同学只回过两

次老家。这不完全是因为假期能打短工挣点零用钱,还因为不回家能省下一笔来回路费。尽管我读大学距今已有三十个年头了,但在我的记忆里还依稀地记得,有一年寒假将近,我的这位同学的母亲,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看望儿子。后来我才知道,同学的母亲怕这个寒假里儿子又不回家过年,只好徒步近两百多里路来看儿子。因为儿子已有两个假期没有回家了,母亲实在想见儿子才徒步来到学校的。这情景同四川涪陵的沈孝莲大娘到重庆主城看儿子徒步回家,是何等的惊人相似,这种超越沧桑、亘古不变的爱,只有母亲才能做到。而三十年前的交通状况更是如今人们所难以想像出来的糟糕,不用说高速公路连概念都没有出现,就连普通的公路不仅少得可怜,且路况也糟糕得如同“搓衣板”。由此可以想像,我的同学的母亲徒步行走的艰难,要远比沈孝莲大娘徒步回家艰难得多。

我们每个做儿女的都要永远铭记母亲的恩情。不管是沈孝莲大娘,还是我的同学的母亲,都是不同年代版本的母爱的体现,在她们艰难的行走中,每一步都凝聚着温暖我们一生的两个字:牵挂!

